

笛安——著

威廉姆斯 之墓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威廉姆斯之墓

笛安——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LUMINUS PUBLISHING HOUSE

2018年·厦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威廉姆斯之墓 / 笛安著.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459-1514-3

I. ①威… II. ①笛…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7246 号

WEILIANMUSI ZHI MU

威廉姆斯之墓

笛安 著

出版发行: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361004

印 刷: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杨庄镇
大窝头村西

邮政编码: 065200

开 本: 840mm × 1092mm 1/32

插 页: 2

印 张: 11.5

字 数: 20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9-1514-3

定 价: 4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编：野 莽

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池英（美） 立松升一（日） 吕 华

刘浩冰 许金龙 安博兰（法） 周大新

尚振山 贾平凹

不仅是为了纪念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文库总序

野莽

在一切都趋于商业化的今天，真正的文学已经不再具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神话般的魅力，所有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文化团队与个体，像日光灯下的脱衣舞者表演到了最后，无须让好看的羽衣霓裳做任何的掩饰，因为再好看的东西也莫过于货币的图案。所谓的文学书籍虽然仍在零星地出版着，却多半只是在文学的旗帜下，以新奇重大的事件，冠以惊心动魄的书名，摆在书店的入口处，引诱对文学一知半解的人。

这套文库的出版者则能打破业内对于经济利益的最高追求，尝试着出版一套既是典藏也是桥梁的书，为此做好了经受些许经济风险的准备。我告诉他们，风险不止于此，还得准备接受来自作者的误会，此项计划在实施的过程中不免会遭遇意外。

受邀担任这套文库的主编对我而言，简单得就好比将

多年前已备好的课复诵一遍，依照出版者的原始设计，一是把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被翻译到国外的，重要和发生影响的长篇以下的小说，以母语的形式再次集中出版，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收藏；二是精选这些作家尚未出境的新作，出版之后推荐给国外的翻译家和出版家。入选作家的年龄不限，年代不限，在国内文学圈中的排名不限，作品的风格和流派不限，陆续而分期分批地进入文库，每位作者的每本容量为十五万字左右。就我过去的阅读积累，我可以闭上眼睛念出一大片在国内外已被认知的作品和它们的作者的名字，以及这些作者还未被翻译的本世纪的新作。

有了这个文库，除去为国内的文学读者提供怀旧、收藏和跟踪阅读的机会，的确还能为世界文学的交流起到一定的媒介作用，尤其是国外的翻译出版者，可以省去很多

在汪洋大海中盲目打捞的精力和时间。为此我向这个大型文库的编委会提议，在编辑出版家外增加国内的著名作家、著名翻译家，以及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希望大家共同关心和参与文库的遴选工作，荟萃各方专家的智慧，尽可能少地遗漏一些重要的作家和作品。这方法自然比所谓的慧眼独具要科学和公正得多。

遗漏总会有的，但或许是因为其他障碍所致，譬如出版社的版权专有、作家的版税标准，等等。为了实现文库的预期目的，那些障碍在全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出版者会力所能及地逐步解决，在此我对他们的倾情付出表示敬意。

目 录

怀念小龙女 001

胡不归 108

莉莉 134

威廉姆斯之墓 196

圆寂 224

广陵 250

请你保佑我 279

塞纳河不结冰 338

怀念小龙女

“算命的说，我会死于阴历九月中。”

我一边切西芹，一边说出上面那句话。没错，我是说给这些西芹听的。她们在我的手上慢慢变成一个又一个匀称而且精妙的菱形，淡淡的绿色，隔着灯光看，通体透明。我那把终年沉默寡言的菜刀闷闷地对我说：“你的刀法越来越好了。”我回答说：“谢谢。”我有些受宠若惊。得到一句他的夸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刚刚说到什么地方了？”我问西芹们。

“你说你会死于阴历九月中。”她们嫩声嫩气地说。

“对。”我微笑，我喜欢跟她们聊天，我是说跟那些肉类相比，蔬菜们的声音总是水灵灵的，对任何事情都充溢着新鲜的好奇。

“疼不疼？”我问。

“不。不疼。”她们七嘴八舌地说，“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像是在剪头发。”

炒锅在一旁冷笑，他说：“待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什么叫疼了。”我瞪了他一眼，示意他闭嘴。他于是很听话地保持

沉默了。

“阴历九月中。”西芹们说，“那时候天气已经要转凉了啊。”

“你们怎么连这个都懂。”我惊讶。但是我马上就想到了她们都来自田野，这个古老的历法记录的其实是她们的生辰跟死期。

“你现在已经活了多久啊？”她们天真地问。

“我今年二十五岁。我是说，我已经活了二十五年。”

“那么老啊——”她们欢天喜地地惊呼着，“你们人真是奇怪，我们才活一年，已经觉得很漫长了。可是你们要活这么久，你们该多寂寞呀。”

“二十五年很短。”我说，“还有很多人活得比二十五年长得多。一般来说，一个人会活上三个二十五年，甚至更久。”

“真是怪物。”她们嘻嘻哈哈地娇笑，“怪物。”我想我是不可能和她们解释清楚这个事情的。这是文化差异，没有办法。

我叹了一口气，缓缓地放下菜刀，把切好的西芹放在白色的瓷盘里。她们娇嫩碧绿的身体接触到盘子的时候，都惊呼着说冷。她们真像十几岁的那些小姑娘，嘈杂、好奇、天真，觉得什么都很好笑。

电话响了，我在围裙上擦一擦手，去拿放在微波炉上

面的分机。孟森严的声音就静静地传过来，充满了这个小小的厨房。厨房虽然小，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让我忘却时光在流逝的地方。孟森严说：“宝贝，我今天加班。”我说我知道了。然后他吞吞吐吐地说：“还有就是……加几个菜好不好？”他说他今天约了某某和某某某到家里来吃饭，没有提前告诉我是因为情况的确特殊。某某于三个小时前被已经订婚的女友甩掉。孟森严认为他应该在这个时候陪某某喝上几杯。至于那个某某某，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单身汉，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凑热闹的机会。

这就是我的生活。这个打电话回来的男人，孟森严，是我的丈夫。我叫海凝，二十五岁，全职家庭主妇。

我觉得西芹们似乎已经从这个盘子的冰凉触觉里感觉到了末日将至。她们变得沉默了，甚至有些烦躁。她们开始齐心协力地排斥我放在她们身边，也就是盘子边缘处的那几枚蒜瓣：“滚。滚出去呀。丑八怪，又扁又胖的凭什么来占我们的地方！”

几枚我精心切好的、小小的蒜瓣沉默不语，但是委屈地看着我，像只受了欺负的眼泪汪汪的小狗。他们还是婴儿，不怎么会讲话。于是我阻止这些西芹：“你们在干什么？他们是你们的小弟弟，你们该好好相处。过不了多久，是他们陪着你们下油锅。”西芹小姑娘们短暂地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微笑了。我在她们此时说话的语气里面听见了一

种刚才还没有的沧桑。西芹说：“你们人真好啊。你们能活那么久。”

“放心吧。”我说，“等会儿我会把油烧得热热的，能有多热就有多热，这样你们一下锅就什么都过去了，一点都感觉不到疼。”

“你真的已经活了二十五年？”这个声音从水池里传出。那是几颗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西红柿在问我。她们的声音不像西芹那么俏皮，因为胖胖的，有股敦厚的味道。

“是的。二十五年。很长吗？”我笑着说。

“你们人类，所有的人，都能活到二十五年这么久吗？”

我想了想，告诉她们说：“不。不是那么回事。有的人活不了这么久。”比如小龙女就没有活二十五年。小龙女是我的朋友，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朋友。“朋友”这个词，不足以准确地概括出我和小龙女之间的联系。如果仅仅是朋友的话，我想我会偶尔乃至常常想起她，把她当成一个往昔美好岁月的象征来怀念，但是仅此而已，不能让这种怀念打扰我目前的生活；可是我和小龙女之间，似乎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

小龙女死于两年前的一场空难。她坐的飞机调皮地一个俯冲，以一种灵魂出窍的速度冲进了南中国海。这滚烫的飞机像只燃烧弹，几乎煮开了方圆几百平方米的海域。人们没能打捞上来小龙女的尸体。事实上，那架飞机上任

何一个旅客的尸体都没有打捞上来。准确地讲，人们无法正确地拼凑起打捞上来的那些身体的零件。

小龙女死后的两个月，我嫁给了孟森严。父母替我付了这套公寓的首期，由孟森严来负担每月的按揭。于是，我心安理得地变成了我曾经最为不齿的那种女人。如果小龙女还活着，她一定会嘲笑我的。可是她死了。

结婚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大学毕业以来的那点可怜的存款，刚好够我置办起这个完美无缺的厨房。煤气灶、抽油烟机、冰箱、锅碗瓢盆、咖啡壶、微波炉、烤箱、多士炉、榨汁机、刀子、盘子、调味瓶、碗筷……只有它们是真正属于我的。站在这个厨房里，我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嫁妆丰厚的新娘。曾经，我计划过很多次，这笔钱要用来去欧洲旅行，可是最终它们变成了我的厨房。在这个天真无邪的厨房里，我是一个拥有吓人的年纪的老人——你听说过有什么长了二十五年的蔬菜吗？或者，只有在酱油、醋、绍兴黄酒这些调味品的眼里，我才是年轻的。果然，酱油瓶在这个沉默的瞬间关心地开口说：“你今天还没有吃药。”

我站起身去拿药片的时候，发现葱花们在小小的透明的玻璃碗里犹疑地看着我。他们鲜嫩得不得了，是我今天早晨才从市场带回来的。我对他们微笑的时候，他们终于鼓足了勇气，怯生生地问我：“请问，你是神吗？”

“不，我不是。”我笑了。

“妈妈说，我们死了以后就会见到神。不是你啊？”我的好态度似乎让他们放松了一点。

“可是你们现在还没死。”我对这群小家伙解释着。

我当然不是神。我只是一个像我妈妈那样的家庭主妇，扮演着一个我三年前打死都不要扮演的角色。可能，你最终只能变成你当初最不想成为的那种人。因为当你对自己说“我绝对不能过那样的生活”的时候，你并不是在反抗，你只是恐惧。你知道那种生活对你来说是最为顺理成章的选择。只有极少数人能挣脱这个强大如地心引力一般的规则，变成自己真正想变成的人。可是那是非常卓越的人才能办到的事情，他们有比别人更强的意志，更强的力量，甚至是更强的情感。我曾经以为小龙女是一个这样例外的人，但是我忽略了一条，就是在卓越之外，你还必须拥有运气。

或者我并没有忽略这个。曾经，我只不过是心安理得地认为，我会是那个拥有很多运气的人。那一年我二十二岁，刚刚大学毕业，过着吃喝玩乐呼朋引伴热热闹闹的日子。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小龙女。然后，我脱胎换骨。

那时，我最好的朋友的名字叫路陶。她很漂亮，是大家的公主。我鞍前马后地替她留意新款化妆品上市的信息，帮她参谋哪一种发型或者哪双鞋更好看，为她用我的火眼

金睛鉴别闻香而至的各路男人们究竟是些什么货色，甚至给她找过枪手考托福。她总是撒娇地对我说：“亲爱的海凝，没有你我该怎么办？”我回答她：“亲爱的陶陶，你当然少不了我，因为你没有大脑。”果不其然，路陶最终爱上了一个和她一样没有大脑的男人——我并不觉得我说话刻薄，我只不过是陈述了一个客观的事实而已。这个没有大脑的男人叫作彭端。天知道我是多么不耐烦地把路陶跟彭端放到我的叙述中来，他们真的只是过场跟龙套而已。可是，为了引出小龙女来，我必须讲述他们。

两年前的一个夏天的晚上，彭端在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KTV里召集大家聚会，为了跟大家隆重介绍他的新女友。这个新女友当然不是我们可怜的陶陶，而是小龙女。路陶被这个聚会折磨了很久，因为她不知道她到底是该盛装出现在另有新欢的前男友面前以示风度，还是该用缺席来表示轻蔑。去，还是不去，这是个问题。我和路陶小姐十六岁那年相识，她最大的烦恼就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些蜻蜓点水的男人。曾经我还以为她终究会进步，但是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她就像我妈妈热爱麻将一样热爱着他们。这是她生活的乐趣甚至是意义之所在。

后来，路陶终究没有去KTV，没去的原因在于——她的粉底用完了，而且最心爱的裙子被她妈送去干洗，然而她第二心爱的裙子配不上她新买的那双鞋。“主要是，”她

在电话里强调，“你知道，我就没有心情去了。”这就是我们的陶陶。

那天，我最后是一个人去的。其实到场的那些人都不是陌生人，七弯八绕地总是能扯上一点关系。那时候我们的这些酒肉朋友大都刚刚大学毕业，有的继续躲在学校里苟全性命，有的准备出国，有的心不甘情不愿地去工作单位报到，并没有多少人是春风得意的。外面的生存压力一天大过一天，可是不幸的是，我们偏偏是在这个时候发现原来人之间的不平等是生来注定的，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辛苦不过是用来维系这种不平等，使它更为坚固更为灵活和更有说服力。发现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呢？反正，我们当初选择了醉生梦死。我至今都认为这是个不坏的选择。

小龙女安静地站在昏暗的 KTV 包房里，对迟到的我微微一笑。她个子并不矮，甚至算得上是高挑的，可是她的骨架异常的小，而且瘦得过分。看着她裸露在小小的背心外面的锁骨、脖颈还有肩膀，我简直担心她的骨头马上就要刺破皮肤然后血淋淋地伸出来。可是她却那么怡然自得。短发下面的小耳垂上坠着一对明显是过于大也过于重的耳环。明明是细长的丹凤眼，却无辜得不像话，毫不避讳地就可以跟任何人来上长达一分钟的对视。她一定没有一个像我和路陶这样的好姐妹，否则那个姐妹一定会告诉她，